

十里长灯在银河

■徐嘉馨

月十五最后一班岗。推开门,冷风直逼鼻腔,陈定连忙戴好新配发的防寒面罩。抬头一望,远处繁星密布,银河呈现漫长的光带,“天上的街市”是否也笑意融融?

营区的灯光被抛在身后,夜色中的山脊宛若巨兽。冷风似箭,把裸露的鼻梁刻成冰雕。近了,近了,离哨位只差一道坡了。

这段台阶不过3层楼高。若在平原,陈定能三步并作两步飞奔上去,但在高原山巅,他只能一步一步匀速前行。爬上山顶,苍穹骤然开阔,他们仿佛能伸手叩开银河的门。此时此刻,天上人间,唯有这无尽的星斗与两个站哨的人。

陈定望向远方,远方依然是无涯的黑暗。奇怪的是,眼前越是黑暗,心里越是缤纷,陈定的思绪放飞千里之外。故乡的元宵节永远花灯簇簇,多彩明亮。他想起庙堂内外,一片通红的八角方灯;街头巷尾,荷花灯、鲤鱼灯、大黄花灯、狮子灯,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如一颗颗甜蜜的糖球,串联起安泰祥和、生气勃勃的生活……

突然,眼前出现一束微光。陈定一惊。班长机敏警觉,立刻下坡查看。过了一会,班长返回,“没事,是营区发出的光。”陈定这才放心。

陈定知道,陪他站岗的班长已经3年没回过家。班长的家在湖北,回家需要先乘飞机,再转高铁。班长曾慨叹,同样4个小时,在高原上能走一遍巡逻路,在平原却能乘高铁风驰电掣上千里。但哨所有专属的快乐:星空当被地当床,发糕枸杞作蛋糕,片状岩石刻象棋,馒头夹菜作汉堡。

没等陈定开口,班长先问道:“正月十五,想家了吧。”

家,对一年前初上高原的陈定来说

是个太遥远的名词。现在,他也和班长一样,渐渐养成仰望的习惯,望满天繁星,浩瀚银河。于是,他会觉得,纵使故乡再遥远,他和家里的亲人仰望的依然是同一片银河。只不过他和战友站在了更高更远处,守着,望着,清醒着。陈定想起刚上高原时,母亲问他哨在哪儿,怎么在地图上找不到。他在信里豪情万丈,“妈,这里还没有手机信号,只有一片银河。别问我在哪儿站岗,我就在银河照耀的国土上。”

此刻,家里的餐桌上应早就摆好颜色各异的糯米汤圆,街上欢声笑语,盛世如歌。陈定的周遭,唯有寂静,抬头是银河,低头是山岩。一班哨的时间快到了,想起故乡的陈定,却更不愿离开这星空下的哨位。

哨点没有界碑。陈定激动地对班长说:“万家团圆夜,咱们成了祖国边陲的两座活界碑。”

远处,似有流星划过。自从来到这儿,陈定经常能看到流星,这是他在城市没见过的风景。他许了无数次愿。第一次,是希望军犬“冷锋”不要老去得太快,能多在哨所度过几个秋冬。那只军犬是哨所的“老兵”,也是官兵的“老友”,走过无数次巡逻路。这个不会说话的生命,早就把自己与边关连在了一起。

第二次许愿,是愿班长早日娶回瘦子。班长的未婚妻在湖北老家,两人已经恋爱5年。服役期满,班长选择留队。本来计划这个春节办婚礼,但年关守防任务重,班长“不解风情”地决定把婚礼推迟到春天。哨所刚刚覆盖手机信号,此前,班长和未婚妻只能通过书信倾诉思念。陈定有时会看到班长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听手机存储的老歌。陈定知道,那些老歌关联着班长和未婚妻的爱情时光,寻常的琐碎永不能将坚固如山

的感情击破。

第三次许愿,是愿战友身体健康。记得有一次,一个战友得了扁扁桃体炎,下山打针。军医告诉他,要连打三针,每天一针。战友一听,要离开哨所这么多天,说什么也不愿意。归心似箭的他竟问出“能不能一次把三针都打完”……

这一次许愿,正好在元宵节。流星之下,时空翻转。1938年,郑州在元宵节遭敌机大轰炸,正等着舞狮观灯的百姓刹那间家破人亡。国无国防,何谈欢庆与安宁?今日,高原之巅长眠着多名战友的英灵,面对险恶环生的巡逻路,一茬茬官兵依然坚定前行。哪怕与压缩饼干为伴,哪怕水壶成为冰壶,只要怀揣着画笔和油漆,只要路的尽头是被描画了无数次的两个字——“中国”,他和战友都会义无反顾,一路向前。

站下一班岗的战友已经赶到。他们刚刚上坡,喘着粗气。陈定赶下哨了。用手一摸,防寒面罩已布满冰碴儿,他知道自己又成了“白胡子”士兵。陈定对他们说,今天又是个好天气。在高原一年,陈定已经练就“观星预测”的本领。如果繁星满天,明早的天空就会湛蓝如洗,日光明媚,靠太阳能发电的哨所就能电量充足;若星辰稀疏,若隐若现,恐怕第二天会云遮山峦,阳光微弱。因此,陈定极其渴望星空——那是光明的前奏。

是啊,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陈定、班长和下一班岗的哨兵一起望向夜空,这十里星河,就是独属于他们的节日花灯。

等春暖花开时,班长会拿起他的吉他,唱一曲《南山南》,献给艳阳那头的未婚妻,配上山谷里的草叶指环。不需万世艳美,只要点滴浪漫。正如团圆之日家在国,十里长灯——在银河。

落尽琼花天不惜

■向贤彪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雪是晶莹的天使,无论是大雪纷飞,还是小雪轻盈,飘扬的雪花中总藏着缱绻的诗意。

宋代孙道绚在《清平乐·雪》中咏道:“悠悠颺颺,做尽轻模样。半夜萧萧窗外响,多在梅边竹上。朱楼向晓帘开,六花片片飞来。无奈熏炉烟雾,腾腾扶上金钗。”雪之形声,盈耳盈目。

唐代高骈的《对雪》有另一种意境:“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间路歧。”诗人在家中看飘雪时,看到的只是“青竹变琼枝”,而当她登上高楼远眺时,眼前的雪景让诗人豁然开朗:雪以博大的胸襟,包裹着裸露的大地,让天地静默,宛若新生。

清代纳兰容若在《采桑子·塞上咏雪花》中感慨“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词人咏雪,并不是偏爱雪花轻舞飞扬的姿态,而是因为它有人间富贵之花不可比拟的高洁之姿。

不独古人爱雪、咏雪,今人也爱雪、咏雪。在伟人毛泽东的笔下,多有对雪的吟咏。“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写出了军人的豪迈;“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抒发了长征胜利的喜悦;“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则是以雪的寒冷衬托梅的坚贞,表现出革命者的崇高品格和战斗精神;《沁园春·雪》大气磅礴、景象非凡,堪称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上阅放眼北国河山,无边无垠;下阕酷评历史人物,思接千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毛泽东对红军英雄的殷殷期许和由衷赞誉。正是这些时代风流人物将冰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将创建一个屹立世界东方的崭新中国。

“落尽琼花天不惜,封它梅蕊玉无香。”雪是大自然的杰作,纯洁之象征。而今它又藏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馆里,一个个富有诗意的昵称,延展了冰雪的浪漫。“冰丝带”“雪如意”,展现了场馆冰雪项目的特色,增添了丰富的意境之美;“雪飞天”“雪飞燕”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贴切的象征,美好的寓意,赋予冰雪之魂,令人心驰神往。放眼神州大地,人们踏雪寻梅,滑雪放歌,历数去岁盛事,展望眼前新程,撼天的力量油然而生,未来的日历会写满一页页辉煌。倘若诗人目睹眼前的美景盛况,又会咏出多少美妙传世的瑰丽诗篇!

冰雪运动之芽,在春风里萌发

■王德兴

寂静铺开洁白
花影摇动期待
亿万人的激情一旦引燃
冰雪将突破传统的六角架构
斑斓,沸腾,脚或不胫而走

看吧,水之柔挽起钢的硬
晶莹里穿梭,剔透里起舞
中国红披上白色斗篷
气宇轩昂又彬彬有礼

漫天焰火,以迎客松的形象
敞开胸怀,喜迎四海宾朋
不及除夕就披红挂绿的大街小巷
宛若一枝枝连翘,一串串红梅
从北京开到延庆

再从延庆开到张家口
奥林匹克精神之芽
摇曳在浩荡的春风里
啾啾拔节,蔚然成全球焦点

五洲健儿,快活如蜂美丽似蝶
心底蛰伏的梦想
趁势插上冰刀,搭乘雪橇
风驰电掣而来,意犹未尽而去
其形姿之美、速度之快、难度之大
均溅起潮水般的喝彩

哦,虎年开春第一天的行走
竟是如此生动与精彩
第二个百年的首季开篇
竟是如此恢宏而又不同凡响

风过鸭绿江

■程文胜

长津湖

撑一口气 气就有了立体感
白色的气
柳条褪去青皮的柔顺之白
指间挑出燃木灰烬的温软之白
月光冷照坑道积雪边际的泛青之白

呼吸 雪地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气
血腥冲撞鼻腔的酷冷之气
钢铁锈片散落冻土的寒彻之气
织部长条挂在断枝
啾啾作响的萧瑟之气
交换环境的能量 一吸一呼

深吸一口气 不是憋一口气
是提一口气 撑一口气
让气息如一条宽广大河静水流深
充盈细胞 运化血液
一口气和一腔血融合
如同一株新生的禾苗露出土地

撑一口气 气血便如风云
激荡生命的极限耐力
支撑身体静如处子
又时刻保持冲锋的姿势
只要一口气 就坚守 就蓄势

一口气撑住山河日月
号角响彻山谷
一个个凝固的表情
气贯长虹

清川江

惊蛰 勇谷喝高了
一把扯开棉袄

手指左胸
当年刺刀留下的疤痕
如一只血红的眼
那是战场较量的见证
勇谷说 生死之间
偏右两公分 倒下的就是自己

春天暖阳
从房顶亮瓦投射下来
像暗夜舞台上
亮起一道透彻的追光

金达莱

是一个名字看一场电影
光影线条如群鸽扑翅
屏幕升腾历史烟云
动作 台词 角色
熟悉得像那条沸腾的河

像金达莱一样鲜红醒目
歌声也如黄莺鸣泉悦耳
她一定有好听的名字
在英雄的墓地里
谁都能看到一个母亲的泪水

名字的丛林密集如花瓣
每片花瓣都是一张生动的脸
镜头一闪而过
但只一眼我就看到了她
她没有真实的姓名
志愿军战士叫她阿妈妮

短笛新韵

虎年升腾虎气

■郝东红

热风冷眼

生八面威”的气度,绿自“一任纵横,平生勇猛,走入丛林万木披”的日积月累;猛虎之师“咆哮踞地地欲裂,百兽走匿山魑藏”的气势,来自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战绩。对于军人来说,唯有习文修武方能铸就风吟虎视之姿,展现不凡器宇;若没有厚积薄发的意识、脚踏实地的积累,一味好高骛远,便会画虎刻鹄,一事无成。

在军营,训练当有虎气,精业强能需攀“龙虎榜”。以“虎瘦雄心在,人穷志不短”的骨气投身火热的训练场,在险难课目、强敌劲旅面前敢于亮剑;以“虎不怕山高,鱼不怕水深”的锐气攻坚克难,在挫折面前百折不回,以虎的勇猛迅捷闯关难,破险阻。

练兵备战呼唤虎将。红军将领王尔琢在井冈山会师后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作战勇猛,曾带领官兵击溃国民党军6个团的兵力;黄公略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后连破强敌,一度被毛泽东誉为“飞将军”。我军高级将领中,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帅,擅打“神仙仗”的粟裕大将,都是忠勇有为的虎将。在强军新征程上,人民军队也需要培育敢闯“龙潭虎穴”、敢于“虎口拔牙”的虎士、虎将。

虎以威著称,聪慧更可贵。有勇无谋、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乃一介莽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方为真英雄。军人当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气质,对待敌人似“下山虎”横扫千军如卷席,对待工作似“认真虎”风卷残云不畏难,对待人民似“温柔虎”俯首奔忙尽心智。

在浩瀚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虎自古就与军营、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人常以虎士指士兵。记载牧野之战的《尚书·牧誓》就有“武王戎车三百两(辆),虎贲三百人”的描述。“虎贲”二字生动地刻画了伐纣勇士如猛虎入羊群、所向无敌的英武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虎贲”逐渐演变为对古代战斗力极强的皇帝贴身近卫军的专称,军中还有虎贲中郎将、虎贲郎等官职。

虎是威猛与果敢的象征。《春秋运斗枢》有“枢星散而为虎,虎行则风生”的记载,《淮南子》有“虎啸而谷风至”的描绘,“云从龙,风从虎”的古语更是为虎增添了动若风发、快似闪电的神秘色彩。在中国人的眼里,似虎者英勇威武,能搏虎者是大英雄,能御虎者则非常人。《水浒传》中就多以跳涧虎、插翅虎等绰号形象表达梁山好汉武功不俗,王维以“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郢下黄须儿”表现老将青年时的智勇双全,辛弃疾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夸赞一代英雄出身寒微,以武建国的辉煌业绩。

虎形是天赐,虎威难自生。老虎若是内在空虚,身有顽疾,即使有威猛的皮囊也似“病猫”;人若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即使再盛气凌人也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的“纸老虎”。万兽之王“有万里风

庭,磕头就只能在胡同或大街上进行了。

路上,带队的长辈向我提出一个疑问:“你穿着一身军装也像我们一样作揖或下跪,总是觉得不大地道,也显不出你军人的身份。你能不能来个移风易俗,用你们部队通行的军礼向乡亲们拜年?”我顿时大悟,连连点头。于是,我重整军容,昂首走在队伍的前面。每到一家,由我喊一声“给叔叔(大伯)拜年啦”,这家主人一露面,第一个就看到一身军装的我。这时,随着同族人的跪拜或作揖,我则举起右臂,向该家长辈行一个庄严的军礼。每逢我行完军礼,都会引起一阵赞许,也引出主人一串亲切的问候:“啥时回来的?”“你当兵了?还是干部?”“部队生活好吗?”“何时回部队?”我在一一回答各种提问时,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也随之涌上心头。

这一次走乡亲,不仅使我更熟悉家乡,增进了我与乡亲的感情,更重要的是,父老乡亲都知道我成了解放军的一名军官。第二天,许多发小、同学找上门来向我打听参军事宜,街坊四邻也都带着花生糖果前来看我,村干部还代表村委会来家对我表示“拥军慰问”。

好多年没有在老家过大年了,走乡亲就成了我心中对家乡年味的珍贵回忆。这种拜年的独特方式及其带来的仪式感、亲切感,成为我想念和热爱家乡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真想以一个老军人的身份回到家乡,通过走乡亲,再次领略那浓浓的年味和乡情!

一瓣心香

走乡亲

■杨玉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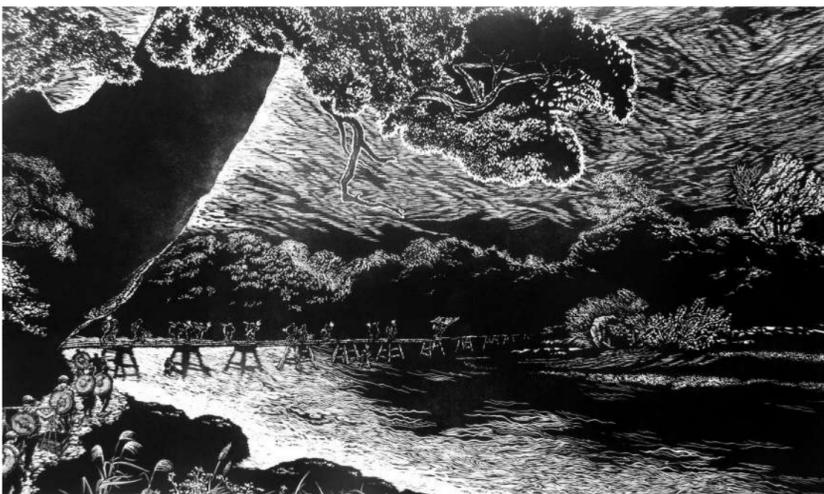
那是我大学毕业入伍的第二年,部队领导批准我回老家过春节。

那次回家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次春节记忆。一来,它是我穿上军装之后第一次回家,想我家人一定会非常高兴;二来,可以参加家乡一年一度的走乡亲活动,可以借此机会向全村的父老乡亲展示一下我的军人风采。

说起走乡亲,这可是我家乡一个特有的年俗:就是在大年初一凌晨,全村人吃罢五更饺子,向父母和本家拜年完毕,便以同家族为一群,从村西到村东,一户不落地集体走访拜年。这种拜年方式,不论姓氏、不限家族,一律由家族的长辈带队“团拜”,每个族群少说也有二三十人。据老辈人说,这样的拜年方式红火、热闹、年味浓,有利于消除各个姓氏族群之间的矛盾,增进全村大团结;同时,也让后生们熟悉一下各户的住址和对父老的称谓,以加强往来和延续敬老之风。此年俗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谁也不清楚。

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我几乎每年都参加村里大年初一的走乡亲。然而,穿上军装后的第一次走乡亲,还是挺有新鲜感和自豪感的。这年大年初一4时,一阵鞭炮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兴奋地爬出被窝,穿上崭新的军装。吃罢五更饺子后,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到十几户同姓的本家拜年。当本家拜年结束,东方开始发白的时候,就听到街上有人喊:“走乡亲喽!”于是我和父亲、哥哥一起加入到本家的集体拜年队伍中。

走乡亲一般由西向东,挨家走拜。每进一户家门,先由几个后生喊一嗓子“拜年啦”,待这家主人掀开门帘走出屋门,即由带队的长辈喊一声“跪拜”,院里便跪下后生一片。年长者则在后面行作揖之礼,并说几句热情洋溢的拜年话。遇到院子小的家



征途(版画)

刘石林作

